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十二目錄

李渤

李渤

渤字濬之洛陽人勵志不仕隱嵩山元和初以山人徵爲左拾遺不赴九年召爲著作郎穆宗朝累遷諫議大夫敬宗立轉給事中出爲桂管觀察使太和五年以太子賓客徵卒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

上封事表

臣渤言臣伏見今月一日赦聞中外僚例應有策略可濟時者悉許上陳無有所隱臣竊以陛下登極已來擢自嚴

野者惟一人而已臣感殊獎不合私身身旣不私豈宜愛死若臣者得死於義則榮於生遠矣以元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奏平賊三術並皆請不捨元濟其上是感其次是守其下是戰又言感不成不失爲守守不成不失爲戰此求廟戰爲陛下萬全之謀也其直言必戰者是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奮不顧身眞陛下義勇之臣也昔漢代先零羌反趙充國守屯田辛武賢請討襲宣帝兩行之雖各成本功豈如陛下雄邁獨斷竟斬滅兇虜則微臣前者上言爲國之道也今掃清淮西是陛下之聖也社稷

之福也臣獨不勝懇款願朝廷增修德政以享外寧之功輒復自忘幽朴遠獻芻言冀以塵露少裨海嶽竊以陛下天縱生知又嗜學不倦故臣敢依託經史敷陳下情特乞聖慈容其迂繁曲賜終覽則踈退小臣死骨不朽矣臣某中謝臣昔負薪偷暇讀書至周禮見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即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書敘又云三墳言大道也五典言常道也然則三五之君君之至者矣臣曾學易見三皇之道加之以書見五帝之德加之以詩禮見三王之仁加之以春秋見五霸之義尋戰國策極於隋史

見沿代得失參以百家統以九流又遺其繁華摭其精實收視黜聽順其所自故遊涉中理也髣髴三皇之化自冥於天天法道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易稱先天而天不違又云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是三皇在上至朴未散天下大同無思無爲逍遥而巳五帝之教自冥於地地則天者其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書曰天聰明自我人聰明天明畏自我人明威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也五帝在上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百姓不知其德至矣三王之政自冥於仁仁效地者不識不知無

思不服本以六德六行文以五禮五樂孔子曰以仁理人又曰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是也三王在上上仁下義仁義相感天下太和故行葦天保之詩作成康襲政刑措四十年至於五霸力義統盟功過糅駁傷壞王猷秦政賊隳周法剗去井田殘蝕六國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故二世而亡漢高帝寬仁大度與人同利任能使善聽納竟甸萬國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彼蕭曹輩生於秦長於秦習於秦惑於秦不盡刷秦惡特見制度與夫三代聯輝此其未至也然皆根於忠朴與清靜其世代長久者亦

在此文帝躬約素德罷構露臺卻千里馬熙然與刑措無異賈誼尚以爲皇號甚美論德不稱豈非兼以造程裁範未抵大中歟景武昭宣亦各有美皆以樂賢從諫風流無窮元成哀平過有輕重皆以黜賢嬖佞稔釁亡國光武皇帝躍白水乘舊德賊莽百萬且潰且溺又平赤眉銅馬隴蜀諸寇非項氏等夷其佐命與三傑亦異技其武蹤功次高祖若乃稽古宅周勳臣壽儒學光教化浹洽躬踐理平自牧以謙自勤以勞兢兢若不及過矣無次也明帝孝思敦九族旰食以達幽枉無倖私無矜色章帝性仁厚行春

令建胎養法賦貧人以苑地和帝抑符瑞省貢獻有明章
餘風皆洛都之令主自殤已下不足徵也桓靈不道羣醜
侵政誅滅賢俊流毒蒸人鬻官於朝列肆於内羣盜大起
腥聞在上赤帝之祚其亡也忽焉蜀先主任託孔明有仁
人風烈魏文帝席父業擅妄大言輕議舜禹攈末踈本其
昬塞劇矣然災眚罪已罷劾三公終制省薄亦足稱也此
外無他勝略繼以荒允鄰豪敵臣奸雄延數代而亡實爲
幸矣晉武承三葉權力通一淮海焚怪服讓泥金容劉毅
直辭輝光藹然然違欽言嶠議使糒衣左袵數百年華風

不振者罪朽疑矣南北分朝質文術背造邦者挺雄才騁
奇算約之以勤儉必有夏呂之功焉殘國者皆淫逸其心
猜毒溺私移之以務禽奢奔必有共鯀之敗焉嗣主善惡
叅駮三者擬諸二漢兇或逾之美不及者也大槩與風巧
其失也浮虜俗愚其失也鄙滯名不勝質故陳滅於隋昔
漢世祖帝隴蜀更詔以書貴服其心恥以虛爲勝也何以
造以島夷索虜相濟得不愧顏於讓畔通樂乎自隋沒唐
祚十一帝頒春嚮二百年矣革土垂號亞姬敵劉但房杜
病同蕭曹祖述秦漢憲章周隋使周邵得擅美於前代者

龜玉毁於櫝中矣乃元宗中興崇敏璟直敏未達直不深皆輔理名才不宜責以經國也李林甫元載媚君以佞諛迷君以嗜好引同誅異封其邪志致逆羯啟釁燎原不滅者非二子而誰異代同愆共汙三紀遂使朝多忌諱俗尚苟容波驚雲撓蕩動未息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竊聞至德以來天下常思太平君臣之心非不懇切迄於今來未稱者是人倦而不知變雖君儕堯禹臣越伊周詔如尚書典誥日下既不行之行之亦何由得通且久乎易

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天祚聖唐以變通之數遺陛下順而革之則悠久大歷必自此而更始矣臣觀前代嗣帝功未有如陛下今日之盛也宜乘今戮淮寇之勢以德制恒兗則恩威兼暢矣恩威兼暢而又加之以捨小過舉賢才則陛下雖欲讓太平之勲美臣知必不得明矣伏望廓開聖德以撥亂意自兼劇秦滅政志於炎昊間再造鴻業與天地惟新馳之於無窮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聖代以五朝營太平其難如此臣又竊聞之

陛下使工伎必能是不欲其兩傷也如此推而進之則建
皇極致雍熙如指諸掌乎臣疑宰相公卿蘊其略但敬沃
之次第未及使陛下翹思文武凝望殷湯主憂臣辱孰不
憤歎今陛下蹈道據德安仁存義則三皇五帝三王五霸
之美兼矣與人同利從諫如流尚約素斥珍奇則漢高孝
文之美兼矣尊儒學兢兢若不及幽枉必達無偉私無矜
色則光武孝明之美兼矣任託不惑容受直言則蜀先主
晉武之美兼矣約以高祖太宗之善訓貫以陛下之明聖
總萃前美混論消息融而爲至德發而爲元化以王道爲

尺以大中爲刀度時之宜裁酌古今引知蕩宪驪末還本正六官敘九疇舉王制倣月令調兵食崇孝悌敦九族闢諫路顯儒學退文華黜選舉復俊造定四人省道釋明刑以行令理兵以禦戎然後經之以禮樂緯之以道德推誠信以化之播風雅以暢之坐明堂登靈臺休息乎祥氣之間陛下襲羲軒於上公卿儕稷契於中黎元懽鼓腹於下挹甘露漱醴泉禽畜四靈不爲難矣臣愚寡聞不識遠大伏望下宰相公卿大夫議之如瞽言可採伏乞搜巖封野博引海内巨儒耆德元識明斷之士大開學館與朝賢參

講令其稽古應時據經更俗仍使切磋周洽復出精義重作制度使合乎宣父繼周之旨夫正氣振彼承家鼠寇戎狄裔夷若槁葉迎霜輕冰涉暑瞥然已去閒然已亡固不足塵於聖慮矣今臣謹竭管見獻五事如後是非疏密懸在天鑒蕞爾昏塞何能自分若乃沿革次第時政所切伏計宰輔必已詳奏亦不敢更言臣今幸生聖代又曾謬處諫垣逢中興將啟之期知太平必成之術實懼不言爲罪也狂瞽微臣不勝感恩中憤之過謹勒祗承人某奉表披露丹懇以聞臣渤誠惶誠恐

處理投匭人奏

應進狀人論事大者請分析聞奏次者請申中書門下小者請各牒諸司諸司若處理不當復來投匭者卽請具事繇聞奏如投匭人有欺枉責問得情狀請本罪之外更加一等又寶應元年六月勅如有告密人登時進狀分付金吾留身待進止今緣匭院無械繫之具忽慮兇暴之徒難以理制請勅安福門司領付金吾仗留身然後牒送御史臺京兆府冀絕兇人喧競

論隻日視事奏

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羣臣敷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覩天顔獻可否者能幾何

考校京官奏

宰臣蕭俛段文昌崔植等當陛下君臨之初首任宰相安危理亂決在此時況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禮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滿自賢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一以付之實宣化理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恐更無時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炯戒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則教化不立矣

臣聞政之廢興在於賞罰倪等作相已來未聞獎一人德
義舉守官奉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勸又不能黜一
人職事不理持祿養交者使尸祿之徒有所懼如是則刑
法不立矣邪正莫辨混然無章教化不行賞罰不設天下
之事復何望哉一昨陛下畋遊幸驪山宰相與翰林學士
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倪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
諫而使陛下有忽諫之名流於史冊是陷君於過也孔子
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倪等言不行討不
從須奉身疾退不宜尸素於化源進退戾也何所避辭其

蕭俛段文昌崔植三人並翰林學士杜元穎等並請賜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遊是皆恐陛下行幸道途漸遠自此恣情無度又思馬有銜橜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所詣國璽委婦人中倖之手絳等能率御史繼以兩省官大諫於朝有懇激事君之禮可以誡無言者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請賜上下考外特與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其崔元畧冠供奉官之首合考上下緣與于翬上下考于翬以犯贓處死准令須降請賜考中中

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暈韋道沖韋正牧皆以犯贓或左
降或處死合考中下然頃陷劉闢之亂棄家歸朝忠節明
著今宜以功補過請賜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事修舉合
考中上以其請追封所生母而舍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
其先請賜考中下伏以昔者宰夫入寢擅飲師曠李調令
愚臣守官請書宰相翰林學士中下考上愛聖運下振頹
綱故臣懼不言之爲罪不懼言之爲罪也今其三品官考
伏緣限在今月內進輒先具如前其四品巳下官續具條
疏聞奏

諫晏朝

今日入閤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積諸内憂倦旣積災釁必生小則爲旱爲孽大則爲兵爲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卽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也

奏請停徵久遠逋懸疏

伏奉詔勑云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徵塡當州貞元二年逃户所欠錢四千四百二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勒徇度支使所

爲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旣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田

論中人擊崔發疏

縣令不合曳中人中人不合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之人及藩鎭奏事傳道此語則慢易之心萌矣

請免渭南攤征逃户賦稅疏

臣自出使力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纔四十餘戶閿鄉縣本有三千戶今纔有一千餘戶其他州縣大畧相似其弊所自起于攤逃約十家内有一家逃亡即攤賦稅使九家共出稅額長定有逃即攤似投石井中不到底不止攤逃之弊戶不盡不休此皆聚斂之臣競剝下以奉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伏乞詔書絶其攤逃以見在戶家産錢數爲定其餘有欠且特恩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於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由此而云太平者是佞邪之臣也伏乞陛下察而逐之

桂州舉前容管經略使嚴公素自代狀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觀察使臣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曾任容管經畧使行朝廷威恩得蠻夷畏愛可以備方隅之任總廉察之權使其處臣之官代臣之職必能獷悍柔服谿洞乂安伏乞聖慈允臣所薦臣某不任誠懇之至

奏桂管常平義倉狀

臣伏詳勅文本救荒歉忽有危切貴及其時當州去京往來萬里奏迴方給豈及饑人臣請所管忽遇災荒量事賑

貸訖續分析聞奏庶使遠人速活聖澤遐流臣之所管僻在嶺外迫以山賊人尤難理若令數改必困蝨食常平義倉本救災害向為歉沴擢臣處之方鎮臣宜竭力上答皇明伏乞聖恩允臣所奏庶使皇靈遠被獷俗知恩

辨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因受其稱有幽棲者尋綸東湖沿澜窮此遂躋崖穿洞訪其遺蹤次於南隅忽遇雙石欹枕潭際影淪波中詢諸水濱乃曰石鐘也有銅鐵之異焉

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聲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若非潭滋其山山涵其英英聯氣凝質發爲至靈不然則安能産茲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舊矣如善長之論則瀕流庶峯皆可以斯名冠之聊刋前謬留遺將來貞元戊寅歲七月八日白鹿先生記

司空侯安都廟記

客有遊曲江者始入境則望韶石之山既至郡則瞻張公之祠以謂吾韶之美盡於此而已未知直韶之西北四十里有桂山之峻有侯公之偉予請言其畧山之肇迹自荆

山南走千餘里至於衡山陡起爲炎帝國又自衡山南走千餘里至於桂山欝然爲祝融神區山之盤薄方廣幾八百餘里峻極崇高幾五千仞青峯碧嶂雲霞所棲丹崖紫壑神仙之宅山下之廟則司空侯公故家也公名安都字師成本末具南史工隷書能鼓琴長於五言詩善騎射爲邑里豪雄陳武帝時强梗數起惟與公定計稱爲侯郎未嘗名平侯景擒王僧辯破徐嗣徽剌齊將降蕭孜所向必克其智勇之大畧如此始封富川縣子次授南徐州剌史又進爵爲侯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又加開府儀

同三司又遷司空又進爵爲清遠郡公又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其功烈之盛如此始武帝崩朝議未知所立公獨翼戴臨川王是爲文帝何其壯哉公起布衣提義衆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位極人臣書勳竹帛所謂豪傑之士也侯師成以功烈爲陳將軍張子壽以德業爲唐宰相韶之曲江所謂將相之鄉也惜乎功大主疑盛名之下難乎其終而子壽最爲稱顯也余嘗東遊泰山西登華嶽南觀衡廬顧未有以韶之桂山而不列祀五嶽者蓋其遠在南裔自古帝王耳目之所不接故也今里中習俗流風慷慨猶

存時或旱潦四遠來祈未旋輒應公之族有登進士第者名晉升字德昭託予記之予旣作記又作迎神送神之詩以遺其鄉人使歲時祈恩報德以長言而歌之歌曰天作高山兮去天幾何翠岫巉巉兮與天相摩紫桂千尋兮上拂金波飛瀑萬丈兮倒傾銀河宅靈氣兮鬱嵯峩降生司空兮此山之阿入拔臺城兮親提義戈百射百中兮戰功居多爵位崇極兮人誰我過威名震主兮莫予敢歌齋中會客兮舉趾逶迤擘牋黙翰兮掉頭吟哦昔時門巷兮今已張羅當年富貴兮恍若南柯哀江南兮淚滂沱弔故里

兮影婆娑空餘古祠兮白雲東坡緬想陳迹兮清風荔蘿

奠桂酒兮伐鳴鑼折瑤草兮席輕莎靈紛起兮舞僛僛首

紅帊兮足繡韡神之來兮揚玉珂芳菲菲兮雜芰荷神之

去兮朱顏酡杳冥冥兮駕蛟鼉西風瑟瑟兮吟黍禾暮雨

瀟瀟兮濕釣蓑此方之氣兮神人以和此方之物兮天無

薦瘥我作此詩兮匪啇之那俾爾遺俗兮慷慨而歌

眞系

令道門以經籙授受所自來遠矣其昭彰尤著使縉紳先

生不惑者自晉興寧乙丑歲衆眞降授於楊君楊君授許

君許君授子元文元文付經於馬朗景和乙巳歲勑取經入華林園明帝登極及季眞啓還私廨簡寂陸君南下立崇虛館眞經盡歸於館桉黃素方因緣值經准法奉修亦同師授其陸君之教楊許之胄也陸授孫君孫君授陶君陶君搜摭許令之遺經畧盡矣陶授王君王君又從宗道先生得諸勝訣云經法秘典大備於王矣王授潘君潘君授司馬君司馬君授李君李君至於楊君十三世矣楊許並越漢登眞許令亦終獲度世馬及幸會而不業自陸君已降則帝者無不趨其風矣此皆史有明文或遺迹可訪

又世世從事於斯者其支裔焉且知理而不知神非長生之士也超理入神混合於氣無爲而無不爲者我眞宗之道也道無否泰教有通塞塞而通之者存乎其人故予述眞系傳其同源分派者錄名仙籍不絹於此時貞元乙酉歲七月二十一日於廬山白鹿洞棲眞堂中述

少室仙伯王君碑銘

少室山天標中氣吐頳浸洛濬甸神洞別輝日月爲靈人正府府有伯太清正中莅之故劉北臺光其前王法主襲其後法主瑯瑘人諱遠知陳揚子牧曇選一作曇首子母丁感

鳳化胎年七歲日識萬言宅華陽師陶宏景臧矜鏃羽元
業遂能精融道數弛張化機降眞易髭延賓氏殂魄疑其
統天與眞宰爲徒矣涉陳越隋曁我唐皆宗之語門弟子
潘師正曰吾被署少室仙伯沐浴加冠衣而化享齡一百
二十六高宗追贈太中大夫謚昇眞先生關道也貞元癸
未鄙人至自廬嶽棲託瀍溪韋蘺踐危深入丹窟漱挹璚
水感仙儲洛游禮空設誠銘辭於石銘曰
道結元氣神機眞精玉膏金芝凝質自靈跡散霞岫思激
霜飈浮邱往矣光塵寂寥

梁茅山貞白先生傳

吳荆牧陶濬七代孫名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娠母夢日精在懷并二天人降手執香爐覺語左右曰當孕男人非凡人亦恐無後及生標異幼而聰識成而博達因讀神仙傳便有乘雲馭龍之志年十七與江斆褚炫劉俣爲宋昇明四友仕齊歷數王侍讀皆總記室牋疏精麗爲時所重師法及清溪宮成獻頌宣旨褒賞兼欲刻石王儉議異乃止年二十餘服道後就興世館孫先生諮稟經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轉奉朝請乃拜表解職答詔優歎

賜與甚厚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自齊以來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眞書遂登巖造靜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如此代名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每聞其響便欣然而樂至明帝欲迎往蔣山懇辭得止然勑命餉賚恒爲煩劇乃造三層樓先生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其下令一小豎傳度而已潛光隱曜内修秘密深誠所詣遠屬霞人可謂感而遂通者也身長七尺八寸爲性圓通謙謹心如明鏡遇物斯應少憂戚無嫉競滅喜怒澹哀樂或有形於言迹者是顯事廣物深慕張良之爲人率任輕虛飄

飄然恒有雲霞氣其所修爲皆自得於心非傍讖能及尤長於銓正僞謬地理歷筭文不空發成卽爲體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其纂眞誥隱訣注老子等書二百餘卷至永元二年深託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議國號未定先生乃引諸讖記梁是應運之符又擇郊禪日靈驗昭著勅使入山宣旨酬謝帝既早與之遊自此之後動静必報先生既得秘訣以爲神丹可成恒苦無藥帝皆給之又手勅荅逻先生畫兩牛一牛散放於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求欲效曳尾龜豈有可

致之理時有大事無不前已奏陳時人謂爲山中宰相以大通獻刀二一名善勝二名成勝爲佳寶梁帝金樓子云於隱士重陶貞白士大夫重周宏正其於義理精博無窮亦一時名士也先生常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信朝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事競談元理不習武事侯景之難並如所言大同二年告化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屋中香氣積日不散詔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仍遣舍人監護喪事弟子數十人唯王遠知陸逸沖稱上足焉

晉茅山眞人楊君傳

眞人姓楊名羲晉咸和五年九月生於句容似吳人潔白美姿容善言笑攻書好學該涉經史性淵懿沈厚幼而通靈與二許早結神明之交二許映與穆思元薦於相王用爲公府舍人以永和初受中黃制虎豹法六年又就劉璞傳靈符璞即魏夫人長子也君淵沈感虛抱自得若燥濕之引水火冥默幽欻相襲無朕矣年三十六以興寧乙丑歲衆眞降授有若上相青童君太虛眞人赤君上宰西城王君太元茅眞人清靈裴眞人桐栢王眞人紫陽周眞人中茅君小茅

君范中候荀中候紫元夫人南嶽夫人右英夫人紫微夫人九華安妃昭靈夫人中候夫人莫不霓旌暗曳神轡潛竦紛紛屬乎煙霄淪蹤收於俗蹊譙聲金響於君月無曠日歲不虛矣君師魏夫人儷九華而朋于諸眞故安妃云明君受質虛閒祕構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必高佐四輔承制聖君主察陰陽之和氣爲吳越鬼神之君後二十二年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今若不耐風火之煙可尋劍解作告終之術也眞誥算以太元十二年丙戌去世弟子許翽先師告翽父穆亦因君偶眞故許氏九人雖道慶自

先數至神發如塵鑒凝照輝瑩之功並歸于君矣

雷平山眞人許君傳

眞人許翽字道翔小名玉斧父穆晉護軍長史眞位上清左卿母陶氏名科斗入易遷宮眞人幼獨標挺含眞淵凝長史器異之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清秀瑩潔糠粃俗務如泉去蒙盈其科而自進居雷平山下師楊君傳三天正法曲素鳳文後定錄眞人授其上道告之曰學道當如穿井井愈深土愈難出若不堅心正行豈得見泉源耶眞人常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間遂詣北洞告終卽居方

隅山洞方源館中常去來四年方平臺故眞誥云幽人在世時心樂居焉又楊君與長史書亦云不審方隅幽人設座於易遷戶中朱眞人化後十六年當度東華受書爲上清仙公上相帝晨二錄太和二年丁卯時年二十七歲咸康七年辛丑生自太和三年已後無復顯跡世譜年三十則庚午年去世耆舊傳云在此洞石壇上燒香禮拜因而不起明旦視形如生壇今猶存眞誥云從張鎮南授衣解法蓋夜於壇上去耳娶建康令黃演女生男黃民乃還家

仙人臨沮令許君傳

臨沮令許仙人名黃民字元文上清仙公翽之子上清左卿穆之孫以昇平五年辛酉生時掾年二十一仕郡主簿察孝廉石頭倉丞南蠻參軍臨沮令永興三年京畿紛亂令乃奉經入剡爲馬朗所翹朗從父弟宰亦相周給時人咸知許先生得道又父祖皆有名稱各加崇敬元嘉六年欲移居錢塘乃封其眞經一廚付朗靖中語此是仙靈之跡非我自來縱有書亦勿與人及至杜道鞠家停少時而終時年六十九眞誥言黃民及伯祖邁姑婆娥皇伯聯與黃民子榮弟孫女瓊輝並得度世馬朗敬經若君父每有

神光靈氣見於堂宇朗妻數見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其家皆保富壽朗忿何道敬竊書泄意乃洋銅灌廚籥勅家人不得復開朗終于洪及季眞猶共尊尚景和元年婁惠朗諷及季眞啓取季眞善道術爲當時所知及至奉呈於華林園既見眞跡瓌異朱黃煥赫不敢窮覽至明帝登阼季眞乃啓還私廨陸簡寂南下立崇虛館經亦歸于館何神眞巧運既闕於馬又發於及終授於陸君及馬猶巾几負籍纍之栄而無容入其妙焉

宋廬山簡寂陸先生傳

先生吳興懿族陸氏之子諱修靜道降元氣生而異俗其色怡怡其德熙熙明以啓著虚以貫幽少宗儒氏墳索讖緯靡不總該以爲先天撫化混一精氣與眞宰爲徒者載在金編玉字不形于此遂收跡寰中冥搜潛衡熊湘暨九嶷羅浮西至巫峽峩嵋如雪映松風麗乎山而映乎水功成扣元感神授靈訣適然自得通交於仙眞之間矣宋元嘉末因市藥京邑文帝味其風而邀之先生不顧及太初難作人心駭疑遂泝江南遊嗜匡阜之勝槩爰搆精廬渠雪風波之思沐浴浩氣挹漱元精宋明皇帝襲軒皇淳風

欲稽古化俗虛誠致禮至于再三先生固稱幽憂之疾曾莫降盻天子乃退齋築館恭肅以遲之不得已而莅焉於是順風問道妙沃帝心朝野識眞之夫若水奔壑如風應虎其誰能禦之先生撥霧開日汰沙引金指方以倒之中人以上皆自盈其分司徒袁粲之流是也既立崇虛館安氏所寶經訣並歸于我焉初先離山有熊虎猿鳥之屬悲鳴擁路出谷而止及天子不豫請事塗炭之齋是夜卿雲紛郁翌日乃瘳先時洞眞之部眞僞混淆先生刋而正之涇渭乃判故齋戒儀範至于今典式焉桂陽王構逆暴白

骨遍野先生具棺櫬收而瘞之其隂德密運則無得而稱也迨元徽五年春正月謂門人曰吾得還山可整裝衆咸訝詔旨未從而有斯說至三月二日乃偃卧解帶膚理輝爍目瞳映朗但聞異香芬馥滿室而已後三日廬山諸徒共見先生霓旌靄然還止舊宇斯須不知所在相與驚而異之顧命盛以布囊投所在崖谷門人不忍遂奉還廬山時春秋七十二所謂鍊形幽壤騰景太微者矣有詔謚曰簡寂先生以故居爲簡寂館宗有道也凡撰記論議百有餘篇並行於代門徒得道者孫遊嶽李果之最著稱首後

孔德璋與杲之書論先生云先生道冠中都化流東國帝王稟其規人靈宗其法而委世潛化遊影上元微言既絶大法將謝法師稟神定之資居入室之品學悟之美門徒所歸宜其整緝遺蹤提綱振紀光先師之餘化纂妙道之遺風可以導引末俗開曉後途者矣

齊興世館主孫先生傳

有吳裔子孫名遊嶽字頴達東陽人也幼而恭長而和其靜如淵其氣如春甄汰九流潛神希微嘗步赤松磵緡雲堂遂卜終焉之地宋太初中簡寂先生至自廬嶽雲遊帝

宅先生乃摳衣而趨嗣承奧旨授三洞并所祕楊眞人許掾手跡因茹朮卻粒服穀仙丸六十七年顏彩輕潤精爽秀潔暨簡寂上賓方旋舊室捃摭道機斷覈眞假與褚章朱四君交密齊永明二年詔以代師并任主興世館於是搜奇之士知龔教有宗若鳳萃于桐萬禽爭赴矣孔德璋劉孝標等爭結塵外之好後頻謝病歸山朝命未許至永明七年五月內以揮神託化沐浴稱疾怡然而終門徒弟子數百人唯陶宏景入室焉自恭事六載義貫千祀唯貴知眞故特蒙賞識經法誥訣悉相傳授方欲共營轉鍊已

集藥石將就治合事故不遂

唐茅山昇真王先生傳

瑯琊王遠知陳揚州刺史曇首之子外祖丁超梁駕部郎中其母因夢靈鳳有娠又聞腹中啼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也年七歲日覽萬言博總羣書心冥至道年十五入華陽事貞白先生授三洞法又從宗道先生臧矜傳諸祕訣陳主召入重陽殿特加禮敬賞賚資送還茅山先生乃於洞西北嶺上結靖室以居研味元祕大建末靖室中忽有一神人醉卧嘔吐先生然香禮候神人曰卿是得道

之人張法本亦甚有心吾欲並將遊天台山石橋廣闊可
過得彼多散仙人又常降甘露以器盛之服一升可壽得
五百歲卿能去否先生便隨出上東嶺就法本至山半忽
思未別二三弟子付囑經書背行三十步迴望神人化爲
鶴飛去隋晉王廣鎭揚州王子相柳顧言相續奉請先生
既至斯須而鬚髮變白王懼而歸之少選復舊王踐阼勅
崔鳳舉詣逆帝親執弟子禮勅城都起玉清元壇以處之
仍令代王越師焉高祖龍潛時先生嘗密告符命秦王與
房元齡微服就謁先生迎謂曰此中有聖人秦王因以實

告先生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秦王詣先生授三洞
法及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至貞觀九年勅潤州於茅
山置太平觀并度七人降璽書曰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
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别勅不違
高志所令置觀用表徧心先生浩氣虛懷語默一致涵照
如鏡應物無私時有寶德元先經揚州遇司命使者言其
有重禄以九九數當終命德元求哀於使者云眞人王法
主是少室仙伯檢錄人鬼之任關奏天曹無不即應德元
遂懇祈於先生先生不得已因與請命使者報曰更延十

三年至高宗朝德元爲左相捐館舍之日言皆如之故舉世呼先生爲法主又知已授仙職後謂潘師正曰吾昨見仙格以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署少室仙伯將行在近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寐告化時年一百二十六歲潘師正徐道邈同得祕訣爲入室弟子陳羽王軌次之其餘各棲洞府終身無替高宗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謚曰昇元先生乃勑置太平觀度滿四十九人天后嗣聖初又贈金紫光祿大夫改謚昇眞先生明皇天寶中勑李含光於太平觀造影堂寫眞像用旌仙跡焉

中嶽體元潘先生傳

中嶽道士前有天師次稱潘先生先生名師正趙州贊皇人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先生眞氣內融輝光外發如隋珠荆玉不假於飾而人自寶之隋大業中入道王仙伯盡以隱訣及得符籙相授棲於太室逍遥谷積二十年但嚼松葉飲水而已高宗皇帝每降鑾輅親詣精廬先生身不下堂接手而已及問所須答言松樹清泉山中不乏帝與武后共尊敬之留連信宿而返尋勑於所居造崇唐觀嶺上别起精思院以處之勑置奉天宫令於逍遥谷口

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復於苑北面置尋眞門太常奏仙樂又以祈仙望仙翹仙爲曲皆謂先生名焉前後賜詩五百首先生每歎曰大丈夫業道不能滅影雲林以煩世主吾之過也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帝敦篤斯道祈歎愈加踟躕山隅輟策未往以永淳元年告化時年八十九帝追望不止贈大中大夫謚曰體元先生先生神標仙骨雅似隱居夫階眞韜冥練景遊化者其有類乎弟子十八人並皆殊秀然鸞姿鳳態眇映雲松者有韋法昭司馬子微郭崇眞皆稟訓瑶庭密受瓊室專玉清之業遺下仙之

儔矣時陳子昂又作頌云云

王屋山貞一司馬先生傳

後周瑯琊公司馬裔元孫名承禎字子微河内人也少事體元先生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體元特相賞異謂曰我自簡寂傳授正法至汝六葉矣先生是後因浪遊遠詣於天台山武太后聞其名召至都降手詔贊美及將還勑李嶠餞於洛橋之東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子承禕就山迎至京入宮中問以陰陽數術先生對曰經云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且目所見者損之尚未

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其智慮哉帝曰治身無爲則清
高矣治國無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君曰遊心於澹合
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大人與天地
合其德是知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
帝歎曰廣成之言何以加此因固辭還山乃賜寶琴一張
及霞文帔中朝詞人贈詩者百餘首開元九年明皇又遣
使迎至京帝親授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入都先生
又請歸山帝賦詩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宇以居之先
生因上言今五嶽之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眞之神也

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眞人降任其職請别立齋祠帝從其言因置眞君祠其形像制度皆請先生推按道經創爲之焉先生頗善篆隸寫三體道德經刊正文字著五千三百八言爲眞本又撰修眞祕旨窺之者得其門矣勑於先生所居置陽臺觀帝自書額并相續賜賚甚厚至二十三年告化時八十九制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貞一先生又御製碑文先生門徒甚衆唯李含光焦靜眞得其道焉靜眞雖稟女質靈識自然因精思間有人導至方丈山遇二仙女謂曰子欲爲眞官可謁東華青童道君受三皇法

請名氏則貞一也乃歸而詣先生亦欣然授之

茅山元靜李先生傳

宏孝威者晉陵人家本純儒州里號貞隱先生避敬宗皇帝諱改為李氏其子曰含光年十三辭家奉道端視清霄慈向蠢類暗室之中如對君親時人見之情色皆斂幼攻篆隸或有稱過其父者一聞此義終身不書後專貞一先生雲篆寶書傾囊相付既而目之曰真玉清之客也抱虛無而行功者於道不窮託幽阜而滅跡者於德亦淺承之自遠宜且救人是引後學升堂稟元訓也先生元氣不散

瑶圃虚映達靈久矣晦輝爲常動非用閒靜非默閉當吹
萬之會若得一之初應跡可名常道不可名也孕育至化
虚融物心心一變至於學學一變至於道同淑氣自來得
之不見所以摳衣而進者仰範元和若秋芳之依層巘夏
潦之會通川也先生忘情於身而慈於人禎祥屢應視同
衆象士庶諮詢色受其意常令章壇閉院焫火擇薪精微
誠敬率皆類此開元末明皇禮請先生而問理化對曰道
德君王師也昔漢文行其言仁壽天下次問金鼎對曰道
德公也輕舉公中私也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徇欲

乃似繫風耳帝加元靜之號以尊之無何固以疾辭東還
句曲山勅於其所居造紫陽觀以居焉自後天書繼至資
奉相續及公卿祈請往來無虛月卒使元門之中轉見眞
操持慈儉之實歸羲皇之風至矣哉先生之教也所撰仙
學傳及論三元異同又著眞經并本草音義皆備載闕遺
窮賾精義矣以大歷四年冬十一月顧謂入室弟子韋景
昭孟湛然曰吾將順化神氣怡然若坐亡長往時年八十
七靈雲降室芝草叢生執簡如常和色不去據眞經斯乃
隶化自然仙階深妙者也景昭授皐洞虛洞虛授李方來

皆嗣德不墜時柳識又頌先生云古有强名元精希夷黄
帝遺之先生得之縱心而往與一相隨眞性所容太元同
規日行仙路不語到時人言萬齡我見常姿明皇仰止徵
就京師紫極徒貴白雲不知遐方後學來往怡怡空有多
門眞精自持順化而去人焉能窺元科祕訣本有冥期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十三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十三

李聽

聽字正思太尉中書令晟子以蔭爲協律郎累兼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徙靈鹽進檢校工部尚書穆宗立爲河東節度使以功封涼國公兼帥魏博罷爲太子少師拜邠寧節度使授太子少保充鳳翔節度使徙陳許以太子太保分司東都開成初爲河中晉絳節度使卒年六十一贈司徒

修大海佛寺石像奏

隋大業初高祖神堯皇帝任鄭州刺史日爲太宗文皇帝疾恙祈福於滎陽縣大海佛寺其荅如響因建一石像像下刊紀其事凡十六字歲月旣遠盡翳於土壤中今滎陽縣令李元慶新加嚴飾刺史張仲方立石爲文不敢不奏

潘滔

滔元和時人

文公祠記

按邵陽圖經公姓文諱斤晉咸康中爲高平令隱於此山得道羽化故名文仙山又據湘川記云山上有石牀長一

丈有四尺叢竹蒙密隨風飄揚委於牀側每遇亢陽祈禱有應洎唐貞元十年上天懲暘旱魃爲虐草木黃落如惔如焚於時州伯太原王公高縣宰昌黎韓公謹輝至誠懇請曰如神降臨膏雨霶霈即爲刻石記事當時響應雲行雨施年穀既登倉廩充實夫神靈無方感而遂通昔太公治灌壇風雨不敢犯劉昆牧宏農猛虎爲之去豈非以德化所布飄風鷙獸不敢侵界焉以此觀之實由政之所及德之所致鬼神爲之福祐神功爲之降澤若乃德之不修政之苛刻而妖由此作災由此起吉凶報應如影隨形信

矣夫噫人物遷變未達誠願至元和三年歲在戊子災患薦臻旱又甚矣州牧濟陽丁公立邑君馮翊莊公齊命官啓告酬願立碑遂雨灑四溟潤澤九穀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上憑神休之恩下頼牧宰之政野老荷蓑與笠相對衎鍤而歌曰我聖君兮德巍巍擇良牧兮治邊陲感神功兮雲雨施稼穡如梁兮又如茨無階達天眞兮咸願立乎豐碑閭境耆老稽顙告余皆願修文以神聖德刻之貞石永傳芳休旣無絶妙之詞難傳至貞之迹銘曰

飛丹涸濟冰雪溶道成羽化神仙宮幾乘白鶴歸舊峯城

郭是兮人不同霓裳縹緲隨天風紫煙散盡祠堂空山寂寞兮花木隆石牀空山留仙蹤微飆騷屑搖條叢邑人祈禱清廟中神功應化無不通天旱暵兮雲從龍灑膏雨兮九穀豐黎庶歌兮樂時雍願立碑兮表聖功勒文字於堅石與天地兮無窮

邱元素

元素元和中拜戸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荆南節度使

天王道悟禪師碑

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允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三參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反荆州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削覩茲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才歸乃見徧衙火發內外洪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

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煙𩜾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溼衣節使重申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麽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壽八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曰崇信卽龍潭也

許志雍

志雍京兆人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判官監察御史裏行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叔雅字元宏太原祁人也其先食采於祁因邑命氏軒蓋蟬聯奕葉闕茂忠貞孝友史不絕書素風懿範繼華紹烈誠有國之柱石爲令族之領袖三代祖祐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隋拜司空兼中書令謚曰忠烈忠烈生皇朝比部郎中資州刺史師感公之高祖也資州生朝請大夫澤王府司馬清源縣開國男守節公之曾

祖也清源生渝州刺史贈懷州刺史闕一公之王父也懷州生金紫光祿大夫試秘書監兼御史中丞衢州刺史贈揚府大都督諱承俊公之先考也以中書之勳烈比部之令望清源之宏茂懷州之懿德中丞之雄邁世濟其美慶鍾後昆公即中丞第四子也弱不好弄幼而能文一見不忘有類王充之敏五行俱下不慚應奉之材爲善孜孜小心翼翼恭敬以奉上篤愛以臨下接士必盡其才修已不疵於物緜是鄉里挹其仁朋友伏其義時秘書郎嚴維有盛名於代雖以公年幼交契老成若蔡邕才重拔王粲於

弱齡李膺望崇歎孔融於稚齒嘉其至性敦重機閟深邃每器而厚之時攜幼弟適郢爲賦詩以贈云萬里天連水孤舟弟與兄時屬而和者連郡繼邑染簡飛翰朞月不息繇是聲華藉甚於公卿間郡舉進士纔及京師動目屈指傾蓋結轍爲禮部侍郎劉太眞深見知遇再舉而登甲科浹辰之間名振寰宇俄爲山南東道嗣曹王皐辟爲從事丁太夫人憂服闋調補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環衛望高以優賢也未幾爲嶺南連帥韋公丹舉列上介表遷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蓮府才雄軍門瞻重每下徐孺之榻獨奪陳

琳之筆屬本使節制東川府幕遂散邀公獨行奏遷廷尉評兼監察御史府公再遷慈晉俄領江西復隨鎮拜監察御史裏行以南康闕牧假行刺史事盡閭里之情祛疲茶之疾人得歸厚吏不敢欺歲月之間闕增闕復闕臨川闕南郡之理仁風所被清議攸彰無何寢疾經時沈痼以元和四年正月七日告終於洪州南昌縣之官舍春秋五十有五嗚呼哀哉以公之孝可以動神明以公之忠可以闕社稷以公之德可以反澆漓以公之仁可以厚風俗有一於此即為全人況其闕者乎奈何天不與善奪闕重器民

不幸歟時不幸歟夫人河東薛氏故禮部侍郎闕元女族謂清門家稱令室以闕謙睦中外以端闕奉闕公以伉儷之重加於人一等如賓之敬禮若常林居家有恆情如顧悌由是時論多之有一男一女男曰高陽女曰吳婆皆在孩幼哭無常聲公雖臨郡佐幕以親潔自約祿俸所入皆均親愛故不勝其貧輀車既還亦無以葬於時闕南西道連帥御史大夫韋公丹以公賓四府始終如一感歎追舊情均支屬賻贄百金加以將校護喪關者壯其高義以其年十月十三日歸窆京兆府咸陽縣之延陵鄉祔先塋禮

也志雍親同懿屬義比斷金見記斯文銜哀永歎銘曰

汪汪王公德門之秀儒宗賢士茂族華冑忠爲信臣義稱良友器逾瑚璉人推領袖何備其能不豐其壽嗚呼哀哉

歲月云邁言歸鎬京綿歴舊遊想像襟情倏已終古閉於佳城蒼莽日落蕭颯風驚寒原故里丹旐新塋嗚呼哀哉

盛德無窮傳今與昔闕於元壤斲茲貞石陵谷是遷令問不易泣下漣洏氣塡胸臆嗚呼哀哉

尹悅

悅元和時人

瀛州使府公宴記

講信修睦諸侯以之於是行者具書幣受辭令居者接行人授客館交聘達情燕享載設禮也元和六年秋悅奉方伯常山公命致問於瀛州使府使府東武公惠我方伯之好於使者嘉儀是隆悅登庭再拜畢主愉愉賓肅肅府中僚吏書佐咸左右相無不穆如翼如東武公乃以禮成之明日啓大幕潔崇堂以觴客焉於時金飇已扇玉露方塗序帶雁而知涼地翔鸞而覺勝戟枝森衛氣靜於羆熊弓影長懸令清於霜雪樂進而舞迴燕趙酒行而光溢璚瑤

及乎三爵告終陔夏爰奏東武公從容揖賓賓復再拜以退則有庾杲蓮花王恭楊柳意在縺綣驪歌復申使悅從而述焉以備故事且記盛也

廖有方

有方交州人元和十一年進士改名游卿官校書郎

書胡綰板記

予元和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公署忽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惙也乃於暗室之内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强而對曰辛勤數舉未遇知音眄睞叩頭久而復語惟以

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俄忽而逝余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苟爲金門同人臨歧悽斷

胡季良

季良元和時人工行草書

嬪吳氏墓銘

闕標於史冊關雎著於詩首卽闕一貫也安君令嬪渤海吳氏闕儒奉道爲鄉閭之令望以夫人闕爲長爲孝婦闕於嚴母全之也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以大和九年闕五日

終於烏程縣臨苕鄉之私第年五十有三比葳年則非天折闕痛青春即以其年五月二十八日闕霅水鄉仁王寺之西安君感其闕遵蒸祀買石誌德紀之闕子曰師敏承闕保終於禮也石闕文以闕詞曰

仁王山兮寺西園孤墳寂寂兮閉闕婦德兮黯黯孤魂平生義闕石誌言

劉公輿

公輿元和時官祠部員外郎

太常觀四夷樂賦以澤被遠夷入附聲頌爲韻

聖皇窮天覆以張宇極地載以光宅端拱協有虞陶唐獻
樂奏戎夷蠻貊豈不以浹洽元化沐浴聖澤于是鞮鞻掌
其方位太常總其樂器列在天庭陳其鼓吹僸佅兜離風
旋鳥翅其舞也無進旅退旅之容其音也非噭如繹如之
義狄鞮騁能扶婁效智旣夷樂之具陳彰帝德之光被覲
其隨樂官入禁苑荷恩覃化及之德無踰山涉海之遠我
聖君文明立極化本雍熙太和克同於天地貢樂不假於
蠻夷所以司於太常奏於丹墀俾華夷之風不隔羈縻之
義在茲夫其始也伊四部之爰來闢九門而並入水火之

位雕題衣毛以相向金木之方皮服左袵以對立於以彰四夷之咸賓於以表五兵之戢戢雖搏考之有聲靡壎篪之可附樂章既異無勞季札之觀曲度自殊奚假周郎之顧爾其非今非古乍濁乍清不雜中華之樂自作異方之聲閒奏既移於白日窮規以悦於皇情於是詔帑藏以頒賜命象胥以迴衆九夷八蠻喜氣溢於咸鎬六戎五狄懽聲動於岐雍豈獨納魯廟而見稱獻漢廷而足重微臣賀華夷之混一敢承舞而獻頌

劉允文

允文元和時官左威衛錄事參軍

蘇州新開常熟塘碑銘

吳之藪曰具區郡之大惟蘇州商爲貨居農實邦本錫貢多品厥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常熟塘按圖經云南北之路自城而遙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潮支遠脈分近委遐輸左右惟强家大族疇接壤制動涉千頃年登萬箱豈伊沿泝之功實由灌漑之利故縣取常熟歲無眚焉洎貞元以來時屬大旱繇是塡淤薦爲塗泥而淪胥怨咨殖物痡矣郡守隴西李素居中宇人原始覩弊則曰在

穿導之遂聞於本道廉使吏部尚書韓公公秉文惟謹施德惠人發令爲適覩風悅隨人無間言我得從政攝令吳縣主簿李仲芳稟其成規請事疏鑿於是參井邑之役則經費其力而長洲當三之一焉縣宰李膜復善供命乃計功量日候隟庀徒爲利涉之宜蔽反壞之害詢蓄洩之勢增遠近之防人不告勞事爲永逸先期而望表纚直不日而終朝子來塘開地中工畢泉出山澤作氣江湖發源積爲長流實自浙淛舟檝鱗集農商景從春秋有施水旱斯備嗟呼塘之堙鬱也久矣何壅之無慮而啓之有時非體

仁宏多應用高朗曷以越前所未暇逮今而行其志哉則史之決渠書之滌源以流其惡潤彼稻田況山川襟帶之廣林鹽沃澆之資規同九州般列七縣其提封底績固良二千石之能惟李敏於直方精在損益為信安未半歲而吳郡餘一年焉政猶風行惠與時至文學備令清慎寡欲通貨豐財五行因之順下致理之實不其偉歟去歲朱方搆患而郡邑連陷公敺白徒以捍狂寇挺拔凶黨修復城池皇帝聞而嘉之俾金章與紫綬給誥垂美必將大闡王度紹休朝廷豈惟與民分憂是塘之為政也彼人士以允

文在公之宇備詳其事請刻於石庶詞之可復銘曰
瞻彼塘矣昔之所關物利乘舟土膏其澤歲有湮塞時罔
疏滌誰爲澄流變爲廣瀉降是良牧猗歟隴西揆日爰鑿
經旬洞開湖水南迤江源北來旁分溝洫潛畜風雷政可
施利役無勞止力均二邑功逾百里舟檝攸往田疇所視
義實通方智俾經始濬自高岸豈云隨山人歡在路魚樂
於泉伊此化遠矧夫事宣立石川上維無窮焉

柳公權

公權字誠懸兵部尚書公綽弟元和初進士累遷司封員

外郎歴穆敬文三朝皆侍書禁中文宗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遷學士承旨武宗朝罷内職授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遷金紫光禄大夫封河東郡公歴工部尚書咸通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

百丈山法正禪師碑銘

敷演毗尼洪嚴戒範覃思探賾會理研幽振發長途擺捐素習入百丈深山與衆悦隨谿谷脱遺身世年光六易度衆千餘

崔黄中

黃中開成時人

觀風驛新井記

自荆門至清宮三百里雖水泉味鹹鑿井疏源往往而有中間觀風驛三十里涓滴不流磽确而墻長亭短亭三百餘家終日挈瓶入谷而汲暨乎暑氣炎熇天地燒爍金石提綆半路已成溫湯居者旣往來難通行者固不保其往元和六載我司空鄭公節度荆南下車之日緝寧巴徼統正楚風疏導瀆溜未暇細務三年政閒事簡因議路室委飆之事饑乏汲引之道訪於幕中寮佐僉曰地形峭峻意

功多未即贊公公曰登陸求蓮誠宜不卜然貳師鑿井焉有檻泉愚叟移山素無巨力志之所至神亦或昭苟利於人不計藏鏹支使庾承度宣貞絶俗仗義眞副成規終此殊績於是程功蕆事穴其路隅一之日輿畚插俾應鼛鼓騰沙揞土二之日困於石飛鎚鼓火轉石磊硪三之日計功未畢瀸泉仄出泛濫漱滴井上千夫讙譟喧呼揚灑甘溢提缶爭先巷無居人語笑道邊嗟呼夫善政養人之術皆日就月將然孜孜而化曷若鄭公興一言土石之役濟萬古生靈之命匠意於衆慮之表見機於不宰之初如此

翊君爲堯舜之代惠澤必浸於昆蟲贊國爲華胥之朝恩波必滋於草木況濟人於聲教之外愛物於衆數之中立德已來無出其右易曰改邑不改井以君子清規長存鄭公有焉黃中猥從鄉第得厠賓筵覩事揚嘉猶未盡焉冀後來多士經此樂土知有仁焉

崔咸

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二年進士又登博學宏詞科累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使入爲右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和八年卒

良玉不瑑賦以姿質溫潤無假雕刻爲韻

惟玉也稟堅白惟瑑也散貞姿璞且無瑕可重其良者德斯有比不在於文之故以素爲貴也任其自然之資則追瑑其章不得以曲肆其巧特達之節不得以無飾而疑懿夫蓄溫潤以生輝見精神於照室發虹氣彰皓質欲磨不可每清貞以自持其美孔嘉在切磋而可必體乎智而其理以密合乎仁而其色斯溫既有求於剖璞寧不憚於焚崑諒成器之罔念固全眞之可敦嗤獻斗員來終見碎於亞父鄙成環可佩俾獲罪於叔孫含其章積其潤恥從飾

以變質豈匿瑕而爲吝將奪價於連城笑如泥於利刃所寶者道不在其沽幸可貴於君子非賈害於匹夫流水之文記其方兮斯有他山之錯施其用兮則無美可同於韞匵嫌匪生於掩瑜秉不磷不緇之道陋爲珪爲璧之徒則知玉之美者是吾寶也異宋人越鄉之患刓城安得而使攻類晉侯外府之珍虞道固知而可假雖天子賜珪於朝亦琢亦雕諸侯受瑞於國亦磨亦刻所以尚其名尊其德豈徒文被褐之懷飾截肪之色又有一拳可尚三獻未識俟覽者而求斯冀善價而不忒

李銑

銑趙郡人美原丞渙子

孫武試教婦人戰賦以題爲韻

昔孫武以兵術干吳王曰臣聞國之大君之尊法星象月則乾效坤蓋材德之並用故文武而兼存所以安社稷保子孫恢霸圖慮併吞臣實不敏請嘗試論王曰弧矢之利以討其貳雖邦國之無虞必干戈之有備今者革車千乘介馬萬轡外多勁敵敢曠戎事誠願陳五兵之道用一鼓之氣雖寡人之不德知將軍之自試聞女子之難令豈習

之而能致不然者則無以表將軍之異武曰唯唯大王之所示乃召内宰出麗嬪下高臺授武臣皇皇兮其令已申肅肅兮其氣益振令日寵不可恃法有所遵當秉心以受教勿怙色而驕人於是建主首統諸婦示其左右約其先後惟王貌之自矜念將軍之何有顧三令而卻立哂再麾而掩口當兵法之必誅雖君令之不受旣而易將更令整行定伍開天門閉地戶審向背分客主角以持兵金以節鼓張奇正以導其進退制方圓而必中規矩武曰彼如桃如李皆如貔如虎可以服楚越懾齊魯惟大王之悉覩豈

獨播於虛聲以婦人之講武王曰始也壯卿之術今也信卿之效將遇敵而可敵故難教而可教乃朝羣臣御正殿授以斧鉞使其攻戰王不失王道武不辱武戮二姬而顏色匪怍制敵國而軍聲大變於是孫子用兵有獨斷之名尤不若吳王有割愛之善

韋公肅

公肅元和初爲太常博士兼修撰

請詳定藉田儀注奏

伏惟元和五年十一月勅將行藉田令有司詳定儀注伏

有夫人殷氏繼夫人柳氏其流甚多不可悉數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並祔於禮爲宜

裴潾

潾河東聞喜人以門蔭入仕太和中拜河南尹歷刑兵二部侍郎開成三年卒贈戸部尚書謚曰敬

諫信用方士疏

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下及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天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見

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育黎元自踐祚以來剗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業而又禮敬宰輔待以始終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明君所不能及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佑聖壽無疆伏自去年以來諸處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迄今狂謬薦送漸多臣伏見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唯恐人聞

豈肯干謁公卿自衒其術今者所有夸衒其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爲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爲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假僞敗露曾不恥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保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别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濟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爲五味蓋天地生之所以奉人也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强逢吉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况金石皆含酷烈

熱毒之性加以燒治動經歲月既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爲
防制若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至如盧生徐
福欒大李少君其後姦僞事發其藥竟無所成事著史記
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
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丹之藥伏乞先令鍊藥人及所薦
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眞僞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
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
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
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

使浮雲盡徹朗日增輝道化侔羲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於此矣伏以貞觀已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參侍從職奉起居侍從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款實其本職也

請罷內官復充館驛使疏

驛館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知近有敗事上聞聖聽但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所犯

重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勵精若令宮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誠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當掃靜妖氛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實在今日

曲元衡擅殺議

典刑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於部屬之內若非在官又非部屬雖有私罪必告於官爲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捶於齊人也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毋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橫此殘虐豈合均於常典柏公成取貨於讐利毋之死悖逆天

性犯則必誅